名著名译

彼得大帝（下）

〔苏联〕阿·托尔斯泰 著

插图本

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名著名译 插图本

彼得大帝

（下）

〔苏联〕阿·托尔斯泰 著

朱雯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二卷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 一 章

一

公鸡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啼着。二月的曙光勉强地透出来了。几个守夜人被羊皮长袄的衣襟缠住，正在撤去街上的鹿砦。炊烟低低地笼罩着地面，热面包的香味弥漫在弯弯曲曲的巷子里。一队骑着马的巡逻兵走过，问那些守夜人夜里有没有发生抢劫的事情。“怎么会没有抢劫啊？”守夜人回答，“他们到处都在抢东西呢……”

莫斯科不很乐意地醒过来了。敲钟人爬到了钟楼上，冻得直哼哼，等着“伊凡大帝”钟敲响。大斋节的钟声慢悠悠、懒洋洋地回荡在雾茫茫的街道上空。教堂的大门嘎嘎地响着，打开了。有个教堂管事舔了舔手指，摘去了长明灯上的灯花。乞丐、残废者和畸形人，慢吞吞地走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上，坐下了。他们空着肚子在低声骂街。他们画着十字，朝着黑洞洞的教堂门廊里边暖融融的烛光摇晃着身子。

一个装疯卖傻的假先知，赤着脚，跳跳蹦蹦地过来了，他浑身发臭，光着脊背，去年夏天的草刺还留在他头发里。于是教堂前门的台阶上，大家哎呀了一声：这个“神人”的手里抓着一大块生肉……这就是说他又要讲些什么话，弄得全莫斯科都要窃窃私议了。他当门一坐，把有麻癜的鼻孔伏在膝盖上，等着更多的人聚拢来。

街上看得清了。篱栅门砰砰地响着。商人们走出来，腰带束得紧紧的。他们打开店门，都不像从前那样麻利了。一群乌鸦在浮云底下飞翔。那年冬天，沙皇一直在用生肉喂鸟，不知从哪儿飞来了无数的鸦群，把所有的圆屋顶统统都弄脏了。教堂门口那些乞丐，小心谨慎地说道：“战争和瘟疫就要来了。都说这个冒牌的皇朝，只有三年半的寿命了……”

往年这个时辰，基塔城总是充满了喧闹、叫嚷和人群。运输车队从莫斯科河对岸运来粮食，雅罗斯拉夫大道上挤塞着运家禽和运劈柴的大车，商人们坐在套着三匹马的车子里，在莫扎伊斯克大道上赶着。可是现在看一看，你就只能看到两三辆小车，在出卖发臭的食品。半数的店铺都关了门。郊区和莫斯科河对岸，已经荒无人烟。那些射击军的房子，连屋顶也都被揭掉了。

教堂也变得空荡荡的。很多人都不愿意进去，说是正教神甫们耽于酒食，跟头年冬天在莫斯科执行死刑和绞刑的那些武人没有什么两样。有的教堂里，神甫不肯做祷告，却翘起胡子，朝敲钟人嚷嚷："打那个大的啊，傻瓜，打得大声些……"不管他打不打，人们总是不理不睬地走过去了。他们不愿意用三个指头画十字。分裂派教徒告诉他们："把三个指头撮起来画十字，同把大拇指塞在另外两个手指中间这种侮辱人的手势是一回事。个个人都知道，教大家用这种侮辱人的手势来画十字的是谁。"

街上终究又出现了一些人：领主家的奴仆，游手好闲的懒汉，形形色色的夜游歹徒，走东家串西家的闲汉。许多人挤在小酒店的四周，等着这些铺子开门，他们嗅到了大蒜和素馅饼的香味。一辆辆装着火药、铁炮弹、大麻和铁的运货车从涅格林纳雅河对岸驶来。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滚着，它们渡过莫斯科河，到了沃罗涅什大道上。骑在马上的龙骑兵，穿着崭新的羊皮短袄，戴着外国式的帽子，蓄着唇髭，好像不是俄罗斯人似的，他们一个劲儿地骂着娘，抡起鞭子威胁那些车夫。人们都说："外国人又在怂恿咱们的皇上打仗了。在沃罗涅什，咱们皇上跟那批外国男人和女人一起，居然吃了大斋期禁止吃的荤食！"

小酒店开门了。老板走到了台阶上，这个人大家都熟悉。他们全呆住了，谁也没有笑，心里都明白他已经倒了霉：他的脸光溜溜的；上一天在地方自治局[①]里，遵令被剃掉了胡子。这会儿他撅着嘴，好像在哭泣似的，朝五个低矮的教堂圆屋顶画了个十字，愁眉不展地说："进来吧……"

---

① 一种城市工商民的自治机构。

斜对面，教堂门口那个假先知开始像狗一样跳来跳去，嘴里叼着那块肉，摇晃着。男男女女都跑过来瞅他了……这个假先知挨着哪个教堂住，就会给那个教堂带来幸运。可是在眼下这种时势，这也很危险。老皮缅教堂里，曾经养过一个这样的装疯卖傻的假先知，有一天他走到了布道台上，用手指做成一个号角，向人们喊道："崇拜我吧，你们难道已经不认识我了吗？……"士兵们把这个假先知连同司祭和辅祭一起抓了起来，解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"公爵皇帝"费多尔·尤里耶维奇·罗莫达诺夫斯基那儿去了。

忽然传来一阵吆喝："让开！让开！"插着红翎毛的帽子，假发，刮得光溜溜的、畜生一般的嘴脸，在人群的头顶上忽上忽下地跳动，——这是一些骑在前套马上的驭手。老百姓立即闪避到篱栅旁边和雪堆上去了。一辆装有玻璃窗的镀金轿式雪车飞也似的驶过去。里面坐着一个涂脂抹粉的少女，直挺挺地如同一个没有生命的傀儡。她那堆叠起来的发髻上扣着一顶镶满钻石和绸带的小毡帽，两只胳膊齐臂肘插在黑貂皮手筒里。个个人都认得这个下贱货，库奎外侨区的皇妃安娜·蒙斯。车子转到了百货商场跟前，商人们早已张张皇皇，迎候在那里，他们捧着绸缎、丝绒送进了雪车里……

可是那个合法的皇后，叶夫多基娅·费多罗芙娜，在那年秋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，就已经乘一辆普通雪橇到苏兹达尔修道院，饮泣终身去了……

二

"弟兄们，好人们，给我点儿东西喝喝吧……唉—唉，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……昨天，我把十字架也拿去换酒喝了……"

"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呀？……"

"帕列赫的圣像画师。不知道打什么年代起，我们就住在那儿了……眼下这种行当全破产啦……"

"你叫什么名字？"

"翁德留什卡……"

那个人既没戴帽子，也没穿衬衫，身上只挂着褴褛不堪的烂布片

儿。他目光愠怒,脸庞瘦长,可是样子倒挺谦恭,他彬彬有礼地走到他们喝酒的桌子边。对这样一个人,要拒绝也不容易呢……

“好吧,坐下来吧……”

他们给他斟了酒,又继续谈下去。一个脖子细长、深度近视的庄稼汉,十分机灵地说道:

“他们把射击军判处了死刑。好吧,那是皇上的事儿(他举起一根微微弯曲的手指),跟咱们没关系……可是……”

一个虚胖的城里人,穿着射击军的长襟衣(那时候有很多人穿这种射击军的长襟衣,戴射击军的帽子,——射击军的老婆们把这种破烂东西哭哭啼啼地让给人家,几乎不收什么代价。),用指甲轻轻地敲敲他的锡酒杯,说道:

“就是这话,可是……唔—唔,就是这话!……”

机灵的庄稼汉朝他抡了抡那根手指:

“我们本本分分待着……都是你们,在莫斯科借着一点小事就敲钟闹起来了……所以,把射击军吊死在城墙上,吓唬老百姓一下,也有道理……我们谈的还不是这个,您这个城里人……亲爱的,你们奇怪为什么没有吃的东西运到莫斯科来了。你们就别指望了吧……情况会越来越糟糕……今天——说起来又可笑又可悲……我运来了一桶腌鱼……我原是腌来自己吃的,可它坏了。我就把它拿到市场上,心想我把这种发臭了的东西送去,人家准会揍我的。哪知道在一两个小时里,东西统统都被抢着买光了……不,莫斯科今天真是个活地狱呢……”

“啊,一点不错!”圣像画师哽咽了一下。

庄稼汉朝他瞟了一眼,接下去认真地说:

“有圣旨下来了:要在谢肉节以前把射击军的尸体统统从城墙上收下来,运到城外去。可是尸体有八千具。也罢。可是哪来的大车呢?这就是说,又要庄稼人来当差受罪了。可是郊区负担什么呢?郊区要出牲口来当运输的差。”

城里人那松软的腮帮哆嗦着。他带着责备的意味朝庄稼汉点了点头:

“唉,你这个种田人……你要是在冬天顺城墙走一趟就好了……

暴风雪刮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摇摇晃晃……那可怕的样子，我们可已经够受啦……”

“不用说，那时马上把他们埋掉自然要容易些，”庄稼汉说。“四旬斋前最后一个礼拜天，我们赶了十八辆大车进去，车篷还没来得及卸开，那些士兵就跑过来了：‘把大车出空了！’——‘为什么？干什么用？’——‘少废话！’他们拔剑威胁我们，把雪橇推翻了。我带了一桶小蘑菇，他们把它也倒翻了，那些恶鬼。‘走，’他们喝道，‘到瓦尔瓦尔斯基门去。’到了瓦尔瓦尔斯基门，我们看见三百来个射击军给垛成了一大堆……‘把他们装上去，你们这些没出息的东西……’就这样，我们连一口饭也没吃，一滴水也没喝，牲口也没喂，运这些死尸一直运到夜里……回到村子里，我们连自己人也不好意思正眼看一下了。”

一个陌生人来到桌子跟前，砰的一声把个酒瓶搁下了。

“叫傻瓜背水——净干重活儿，”他说道。他大胆地坐下了，给大家斟着酒。随后他挤了挤一只骨溜溜的眼睛：“为你们的健康干一杯！”也没抹一抹唇髭，他就嚼起一个蒜头来了。他的脸皮肤粗糙，神色奋激，鬈曲的络腮胡子都已经花白了。

那个近视得厉害的庄稼汉，小心翼翼地从他手里接过了酒杯：

“庄稼人是傻瓜，就是傻瓜，可是要知道，庄稼人也懂事的……（他把酒杯掂了掂，喝干了，还满意地哼哼了一下。）不，我亲爱的人们……（他朝蒜头伸出手去。）今天早晨，你们有没有看见一支大车队开往沃罗涅什去？他们在剥庄稼人的第三层皮了。交代役租，交徭役费，为领主供应伙食用品，交国库种种捐税：交过桥税，上集市去，得交营业税……”

花斑胡子张嘴露牙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庄稼汉突然收住话头，随后来回走动着。

“好吧……眼下又要为皇上的运货车出牲口。他们连我们的面包干都拿走了……不，我亲爱的人们……你们算一算，村子里还剩下了几个人吧？其余的人都到哪儿去了？去找找他们看……眼下差不多个个人都打算逃跑了。只要肚子吃得饱，庄稼人是不动脑筋的，可是如果您老是这样把他坐在屁股底下的最后一点东西都拿走了……

(他把胡子抓在手里,鞠一个躬。)庄稼人就会穿上树皮鞋,到他要去的地方去了。"

"到北方……到湖上……到荒凉地方的隐修院去……"圣像画师朝那个说话的人靠拢一点,黝沉沉的眼睛里闪着光。

庄稼汉把他推开了:"你别多嘴……"城里人向四周望了望,随后把胸脯压在桌面上。

"小伙子们,"他轻轻地说,"这倒是事实,许多人都吓坏了,跑到白湖、沃尔湖、马特卡河、维格湖去了……那边很清静……(他那鼓胀的腮帮哆嗦着)只有跑到那边去的人,才能活下去……"

圣像画师那黝沉沉的瞳人放得大极了,他朝那伙人挨着个儿瞅过去……

"他说的对……我们在帕列赫为大斋节绘了六百张圣像……在往年,这点数目是不够的。可是今年在莫斯科,我们却一张也没卖掉。帕列赫倒了霉啦。这是为什么?因为我们颜色着得浅了,而且把'耶稣'的名字写了两个'И'字。他那只降福的手给画成了拇指和另外两根手指撮合在一起。我们把十字架又画得很简单,只有四个尖头。一切都按着正教的规矩。懂得吗?向我们买圣像的都是些做买卖的。科尔津金、季亚奇科夫、维库林跟我们说:'再不要绘成这种样子了。这些圣像,应当拿来烧掉,它们简直太妙啦:上面还有爪子印呢……'——'什么爪子?'(圣像画师稍微呻吟了一下。那城里人朝桌子伛下身去,牙齿咯咯地响着。)'不是吗,'他们说,'有他的爪子印啊……你看见过鸟儿踩在地上的爪子印[1]吗,——四条细线?……你们的圣像上也有那样的东西……'——'在哪儿?'——'不是吗,那四个尖头的十字架……懂了没有?这样的货,'他们说,'你们可别拿到莫斯科去了。眼下,全莫斯科都知道那股难闻的臭味是从什么地方吹来的……'"

庄稼汉眨巴着眼睛,捉摸不出他对这些话到底是相信啊还是不相信……花斑胡子一面嚼着大蒜,一面微微一笑。城里人点点头表示同意……随后他忽然向四周扫了一眼,努出嘴唇,轻轻地说:

---

① 指反基督者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还有菸草呢？在哪一本圣书上看到过人应当吞烟？从什么人的嘴里会喷出烟来？什么？为了四万八千卢布，竟把西伯利亚和所有的城市都承包给英国人卡尔马顿，让他在那边推销菸草。还下了一道圣旨，要老百姓吸这种要命的尼古丁野草……这件事该由谁来负责？还有茶叶，还有咖啡？还有土豆，啐，真是该死！那都是反基督者的淫欲，那种土豆！所有这些毒药，全是从外国运来的，而路德教徒和天主教徒就在这儿向我们推销……谁喝了茶，谁就弄得灰心绝望……谁喝了咖啡，谁的灵魂就落进了圈套……呸！我宁可死，也不愿意把这种东西批进我的铺子里……”

“你是做什么买卖的？”花斑胡子问。

“嘿，眼下还有什么买卖好做啊？……外国人在做买卖，我们在痛哭呢。你认识奥夫谢·勒若夫和他的哥哥康斯坦丁吗？都是洪德特马克团里的射击军……我的铺子正巧开在他们那家澡堂的旁边。像那样的人，现在是没有的了。他们俩都是绑在车轮子上给碾死的……奥夫谢一再这样说：‘咱们现在所以受苦，都是因为一六八二年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听从长老们的话。那时候，咱们射击军应当同心同德拥护旧教……那么莫斯科就不会有一个外国人给留下来，宗教一定会光辉灿烂，老百姓一定会吃饱肚子，称心满意……可是现在，咱们竟连怎么样拯救自己的灵魂也不知道……’正是这种公道正直的人，在城墙上摆荡了一个冬天……眼下射击军已经没有了，他们爱怎么摆布就可以怎么摆布我们了……你们等着瞧吧，他们会把个个人的嘴脸都刮光，会叫我们大家都喝咖啡呢！……”

“等咱们把所有的粮食都吃光了，到了春天，大家就各走各的道儿吧，”庄稼汉坚决地说。

“弟兄们！”圣像画师无限怀念地瞪着一扇有水汽的窗子。“弟兄们，北方有许多美妙的隐修院，有安静的避难所，有清幽的生活……”

小酒店里越来越闹，也越来越热了，包着蒲席的门不停地砰砰地碰着。醉鬼们在吵架；柜台旁边，有个人晃晃荡荡地站着，打着赤膊，颈脖上连个十字架也没有，正在央求赊一杯酒喝……还有一个人被人家揪着头发，拉到外面门廊里，在那儿挨打（大概总有什么道理），

嘴里没命地号叫着……

一个弯腰曲背的乞丐，他那身体差不多折成了两段，停在桌子旁边。他拄着两根拐杖，眉开眼笑，露出一条条和善的皱纹。花斑胡子朝他瞟了一眼，就把眉头拧紧了。弯腰曲背的人说道：

“是打哪儿飞来的，你这只鹰？”

“打你看不到的地方。去你的，站在这儿干什么？……”

“是从‘河顿’[①] 来的吗？”弯腰曲背的人压低了嗓子，急促地问。

“去去，我们在这儿是公开的……”

弯腰曲背的人不再问下去，却翘出那几茎稀疏的胡子，橐橐地杵着拐杖，走到小酒店紧里头去了。城里人吃惊地问：

“那个人是谁？”

“一个孤寂道路上的旅客，”花斑胡子凌厉地说。

“他跟你说的是什么话？”

“鸟语。”

“他好像认识你呐，小伙子……”

“少发问，你会更聪明……（他抖掉胡子上的面包渣，把一双大手搁在桌子上。）现在你听我说……我们是从顿河来做买卖的。”

城里人急忙朝他靠拢去，眨巴着眼睛：

“你打算买什么？”

“火药。我们需要十桶。五十普特上下的铅。做短上衣的细呢子。马蹄铁，钉子。我们有钱。”

“细呢子和铁还弄得到……铅和火药可就难办了：除开官府，没有地方好搞啊。”

“就是这话嘛——你得想办法打通官府。”

“我认识一个录事。可需要送一点礼。”

“那自然……”

---

① 原著编者注：“这是弗拉基米尔一带的货郎分裂派信徒、有时也是强盗们使用的切口。要把一个个词儿的字母倒过来念。”译者按：“是从顿河来的吗？”这个句子被说成“Онвад с унод？”全句无法翻译，只好把“顿河”译成“河顿”，借以表示这是切口罢了。

城里人急忙用扣钩往羊皮短袄上搔了搔，说他愿意试一试，马上去把那个录事带来。说罢，他就跑出去了。这笔买卖，庄稼汉也想插一手。他皱了皱额头，咳了几声嗽：

“你要不要制毡子用的羔毛或是皮革，朋友？嗯，你说，要五十普特铅……你们哥萨克是不是准备打仗啊？”

“打鹌鹑……”

花斑胡子扭过脸去。那个弯腰曲背、拄着拐杖的人又走过来了。他手里抓着一顶帽子，里面盛着他向人家要来的布施，往他旁边坐下了，也不看他一眼，便说：

“你好，伊万……”

“你好，奥夫多基姆，”花斑胡子答道，同样一眼也不看。

“咱们已经好久不见了，首领……”

“你在要饭吗？”

“身体不行了嘛……夏天，我在林子里稍微逛了一阵，——年纪不饶人了……我烦透了，该死了……”

“等一等吧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难道有什么好消息？”

透过烟雾，伊万笑眯眯地望着那些醉鬼，眼色变得冷淡了。他翕动嘴角，悄悄地说：

“咱们在发动顿河的人。”

奥夫多基姆朝帽子伛下身去，摸弄着里面的铜币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他说，“我听说顿河哥萨克已经很驯顺，安顿在农庄上，置了些产业……”

“有很多外乡人，都是些流浪人。他们行动起来，哥萨克是会支援他们的……即使不支援，反正也一样，不是跑到土耳其去，便是一辈子做莫斯科的奴隶……以前他们在亚速帮助过皇上，现在皇上却把整个顿河都抓在手里。下令把所有的外乡人全交出去。一批神甫已经从莫斯科派到了那儿，旧教就要被铲除了……静静的顿河的末日已经来到了……”

“干这样的事需要一个巨人，”奥夫多基姆说。“要不，结果又会

像斯捷潘[1]那时一样……”

“人，咱们已经有了，他跟斯捷潘不一样，——斯捷潘因为愚蠢，丢了脑袋。他可是一个真正的首领……所有的分裂派教徒都会站在他一边……”

“你把我的心给搅乱啦，伊万。这个引诱太厉害了，伊万。我本来已经打算平平稳稳安度余年了……”

“来年春天，你来吧，咱们需要老首领们。咱们会比斯捷潘的时候逛得更欢呢……”

“不见得吧，不见得吧……咱们那批老人，还剩下多少？恐怕只有你我两个了……”

城里人回来了，上气不接下气的，挤了挤眼睛。他后面跟着一个秃顶的录事，架子十足，穿一件钉着铜纽扣的、外国式的棕褐色长襟衣，一双破破烂烂的毡靴。胸前纽扣洞里插着一支鹅毛笔。他跟谁也没招呼，便嫌恶地往桌子旁边坐下了。他一副贪婪相，眼神浑浊而邪恶，鼻孔那么大，你可以一直看到那里头。城里人没有坐下去，就伛在他肩膀上凑到他耳朵边说道：

“库兹马·叶戈雷奇，这位就是……”

“薄饼，”录事用委委顿顿的嗓音说道，没有理睬他，“腌鱼薄饼……”

三

鲍里斯·布伊诺索夫公爵的儿子罗曼·鲍里索维奇公爵只穿着内衣坐在床沿上，唉声叹气，搔着胸脯和胳肢窝。他的手又习惯地伸到胡子里去，可是马上就缩回来：他的下巴颏已经给刮光了，短髭拉碴的，才讨厌呢。呀—哈—哈—啊……他打了个哈欠，从小窗子里望出去。天已破晓，天色迷蒙而沉闷。

往年这个时辰，罗曼·鲍里索维奇总是已经让胳臂插在貂皮大衣的袖筒里，把海狸皮帽神气活现地拉到了眼眉上，拄着那根高高的手

---

① 指斯捷潘·拉辛。——原著编者注

杖，顺着咭咭作响的过廊走上外面的台阶。他有一百五十名家奴；有的已经站在他那轿式雪车旁边拉着马，有的已经奔去开大门。他们都会高高兴兴地摘下帽子，麻麻利利地弯腰鞠躬。那些跟他离得最近的，还会亲他的脚。他们搀着他的手，搭着他的腰，将他扶上了雪车……每天早晨，不管是什么气候，罗曼·鲍里索维奇总是要赶到皇宫里去，等候皇上那明净的眼睛（后来是长公主那最明净的眼睛）转到他这一边来。而这种期待，他总是不大会落空的……

所有这一切，现在都已经过去了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——老天爷！难道真的已经过去了不成？即使回忆一下也觉得很奇怪：从前居然有过和平与光荣……而现在，在那板壁上挂着（那里本来什么东西都不应当挂的）一幅作为魔鬼的诱惑的画：一个荷兰的下流女人，撩起了裙子。皇上下过敕令，叫把这幅画挂在他卧室里，若不是为了开玩笑，便是为了要惩罚他。他只好忍受下来……

罗曼·鲍里索维奇公爵闷闷不乐地瞅着头天晚上给甩在长凳上的衣服：像女人家穿的那种横条纹的长统羊毛袜，背后和前面都很紧窄的、短短的裤子，仿佛用铁皮制的、钉着金银饰纽的绿色长襟衣。一根钉子上挂着一顶乌黑的假发，即使用棍子也拍不掉那上面的灰尘。这些东西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？

“米什卡！”这位领主暴躁地喝道。（一个机灵的小伙子，穿着一件长长的俄罗斯衬衫，从一扇遮着红呢子的矮矮的门里跑进来了。他弯一弯腰鞠了个躬，随后把头发甩到后面去。）“米什卡，给我打洗脸水。（那小伙子抓起一只铜盆，倒了些水。）把盆好好地端着……把水倒在我手上……”

罗曼·鲍里索维奇与其说是在洗脸，毋宁说是在往手掌心里打响着鼻子，一摸到那给刮光的、短髭拉碴的皮肤，心里就厌烦了……他嘴里嘀咕着，坐在床沿上穿裤子。米什卡把一碟子白粉和一条干净抹布递给他。

“这又是干什么？”罗曼·鲍里索维奇吼道。

“擦牙齿。”

“我不擦！”

“随您的尊便……因为皇上说过一定要把牙齿擦干净，太太就吩

咐我每天早晨把这些东西拿给您……”

“我要把这碟子撂在你的嘴脸上！……你太废话了……”

“随您的尊便……”

穿好衣服，罗曼·鲍里索维奇想把身子扭动一下，——可那衣服又紧又硬，把他给纠住了……为了什么啊？可是敕令很严厉，——领主朝见一律得穿西式衣服，戴假发……他不能不忍受下来……他从钉子上拿下那顶假发（天知道这是什么样一个女人的头发啊），十分嫌恶地把它戴上了。他往米什卡的手上打了一记（这小伙子想理直他那卷得很紧的发绺）。他走到过廊上，炉子正在那儿毕毕剥剥地爆着。从下面厨房里（有一座陡直的梯子通往那里），腾起来一股又苦又焦的味儿。

“米什卡，那股臭味是什么？他们又在煮咖啡吗？”

“皇上有圣旨，领主老爷和夫人们早晨都要喝咖啡，所以我们就煮……”

“我知道……别磨牙！……”

“随您的尊便……”

米什卡打开那扇遮着呢子的、通往家庭小教堂的门。罗曼·鲍里索维奇道貌岸然地画了个十字，走上读经台。一本给斑斑点点的蜡烛油弄脏了的《日课经》，摊开在一块丝绒上。公爵摘掉烛花，戴上一副圆圆的铁边眼镜。他舔了舔手指，翻过一页，便沉思默想起来，眼睛瞅着圣像的衣饰在依稀地闪烁的那个犄角：只有一个绿幽幽的火光在圣尼古拉的圣像前亮着……

要想的心事着实有的是……因为如果照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，那么所有的世家、公爵和贵族都要毁掉，更别提什么羞辱和叱骂了。“你看，他们已经在动手消灭领主了！消灭消灭看吧……在伊凡雷帝时代，他们也这样试过的——要消灭公爵世家……结果是混乱和叛变……现在也快要发生混乱了……我们是国家的中坚……消灭了我们，就没有了国家，没有了生活的目的……那时候，皇上，难道你打算跟农奴一起来统治吗？……真是胡说八道！……你还年轻，理智薄弱，而你仅有的那点儿灵性也给你在库奎外侨区喝酒喝掉了……”

罗曼·鲍里索维奇扶了扶眼镜，开始按照礼节，用鼻音念着经文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